

# 克維塞爾布

期 二 十 二 第

## 次 目

---

共產國際對濟南事變宣言	發展並完成中國的革命	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爲甚麼 并怎樣能夠侵略中國？	謹防段祺瑞式國民會議的再現	國民黨的新理論家——陳公博	目前幾個主要策略問題的討論（續）	我們的死者	——革命黨人的楷模——張寶泉	——悼我們的死者——葉文龍	讀者的迴聲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超時代」的嗎？
超麟	花田生	典琦	典琦	克魯	記者	德風	譚平山			

---

版 出 日 十 三 月 六 年 八 二 九 一

「布爾塞維克」

每星期出版一次

定價大洋三分

# 共產國際對濟南事變宣言

全世界的工人和農民！

全世界的被壓迫人民！

全世界的勞動青年！

全世界的兵士和水手！

武裝瓜分中國，已經開始了。日本帝國主義已經佔據山東。世界的資產階級將中國工農的民族革命運動沉溺於血海以後，現在正着手武裝干涉以至公開征服中國。日本很迅速的利用其戰略上的便利地位，首先發難，準備改變山東為現在滿洲的地位，就是說，將山東改變為日本奴役的殖民地，為日本帝國主義黑暗的反動的根據。日本所發難的戰爭，可以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帝國主義者重行瓜分殖民地的世界大戰，為流血的殘忍的征服一切被壓迫人民的世界大戰。只有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密切的英勇的團結，才能夠免除或延緩這種天陷地裂似的大禍。

日本天皇政府發動此戰爭，並不是反對蔣介石，蔣介石三番五次將其自身出賣給帝國主義，現在他只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罷了。日本帝國主義無論在山東在滿洲都發動一市僧的和強暴的戰爭，反對中國人民。日本是第一個公開瓜分中國的，這因為日本封建資產階級的反動政府，他要保持其統治地位，必須借助於對外的戰爭。日本的法西斯蒂殘忍的鎮壓勞動運動，槍斃農民，工農的戰士下獄者達數千人，這樣，他就不能利用國會來欺騙羣衆，藉掩其專政的真面目。最近國會選舉是在野蠻的恐怖之下舉行的。恐怖儘管怎樣野蠻，但是在選舉當中反動派決不能阻

止工農的聯合戰線，決不能阻止領導工人和貧農的共產黨在選舉中的公開爭鬥。

左派工農黨（勞動農民黨）在選舉當中得到票數，比上次市議會選舉增加了一倍。資產階級的反動，雖然有改良派的領袖幫忙，仍不能制止勞動者的呼喊。

日本資產階級以壓迫羣衆的手段，來答覆這次選舉，不僅一向秘密不合法的共產黨再被壓迫，而且封閉工農和青年之合法的羣衆組織。在政府保護之下，貴族的黑色隊公開的刺殺或鞭笞那不同意於反動的人民。

但是工人爭鬥的情緒則絲毫未減。共產黨也能在恐怖之下保持其勢力。幾十萬工人參加五一節的示威運動。罷工運動也沒有停止。農民的怨望與日俱增。秘密的勞動農民黨組織以及左傾派職工會等之組織的影響，日益擴大。

田中政府雖然賄買議員，但國會裏半數議員還是反對他的，他只能靠刺刀力量來維持，可是刺刀力量也開始發生動搖，於是封建資產階級的反動就加緊白色恐怖，藉以保持軍隊的紀律。日本天皇政府要鞏固其軍事專政，要轉移日本勞動者對於政治經濟危機的視線，就想在山東造成一樂意的和光榮的勝利。

日本的工人，農民和兵士！你們的第一個革命的任務，就在於阻止那架在中國人民頭頸上的日本大刀！你們首先就要在日本發動一有組織的羣衆的犧牲的爭鬥，來答覆日本的暴力佔據山東。建立，鞏固並擴大你們的革命組織！更自信的更有把握的高舉共產黨的旗幟！驅逐欺騙的，說假話的，在緊急關頭保護反動勢力的改良派叛徒！逼迫帝國主義者撤退駐華及其他殖民地之一切海陸軍隊！運用羣衆鬥爭的一切力量與手段制止運送軍火，派遣軍隊來壓迫中國人民！暴露新的市儈的遠征軍之真相，務使政府派到中國去的每個兵士，都能變為帝國主義的一個仇敵，中國革命的一個光明磊落的同盟者，和推翻日本資本主義的一個真實的戰士。

軍閥以及資產階級的整個隊伍是勞動者的敵人，他們正準備着瓜分中國。中國革命的劊子首——北方張作霖，

南方蔣介石，西方馮玉祥，以及他們三人的手下軍官——都同樣地邀請帝國主義者來做他們壓迫民族革命運動的助手。他們都是這個或那個帝國主義者的走狗。他們中間任何一個都希望中國的被征服要對於他自己的主人更有利益些。

張作霖公然參與日本對山東的侵略。蔣介石一年來的卑鄙的賣國的行爲是準備并促成這次侵略。因爲要同帝國主義妥協，中國的資產階級便以殺戮拘禁工農領袖的手段，葬送了民族革命運動。

反革命的國民黨，暗中與帝國主義勾結，所謂「劃共」就是替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革命運動。日本帝國主義佔據山東，資產階級的真相就全部揭穿了。

中國的勞動羣衆將在中國推倒反動的力量，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建設獨立的革命的中國。只有組織工農的蘇維埃政府，才能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地位，剷除其政治的及經濟的根基，在國際無產階級的贊助之下，領導民族革命獲得勝利并開闢到社會主義的道路。

中國的工人，農民和城市貧民！只有相信你們自己的力量。恢復，鞏固提高你們的組織的階級覺悟，更密切的團結於共產黨。

蔣介石部下的兵士們！你們記住這個資產階級走狗，去年將革命的上海白白送給帝國主義。

田中部下的兵士們！你們記住這個專政軍閥是你們的階級的最惡毒的仇敵，他在日本將工農絞榨死并踐踏在足底下，將你們的父親和兄弟關入牢裏，侮辱你們的妻女。

中日兩國的兵士們！你們不要停止你們弟兄般的革命團結，雖任何犧牲，亦所不惜。打破兩國的反革命戰線，團結你們的力量，擁護中國革命！

屈服中國，接着就瓜分中國——就這是帝國主義的在華政策。這個市儈計劃的第一部分已經實現了：就是帝國

主義聯合武裝干涉中國的民族革命。日本佔據山東，就是開始實現此計劃的第二部分。其他的帝國主義強盜，尤其是英國與美國，將繼日本之後，提出他們搶掠中國的要求。

英國鼓勵日本的搶掠，爲的是要在軍事勝利上得到如意的打算。撤退駐華印兵之必要，香港英國兵士之怨望，印度革命高潮之重新開始，英國無產階級最好的一部分之團結和奮鬥——這些都使英國感受擴大軍事行動的困難。但是英國帝國主義的經濟日益衰敗，他覺得不能放鬆其殖民地的佔領。包爾溫政府在工黨和工團總會的賣階級領袖的擁護之下，以極端殘忍的手段來壓迫民族革命運動，藉以恢復和鞏固其在印度與大西洋的地位。

日本佔據山東，又將加緊美國的軍事活動。華盛頓政府公開的要重行分配殖民地，爲獲得其新的商品市場及原料產地。美國幫助南京政府，對山東事件抱「不平」，這只是表現美國帝國主義將用種種方法獲得他自由搶掠中國的機會而已。

共產國際屢次警告說：帝國主義之進攻中國人民，乃是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步驟。日本現在開始瓜分中國是趨向大戰爭的第一步。世界大戰禍，飛跑似的將要來到。對於蘇維埃聯邦壓迫之加緊，乃是重行劃分地球的搶掠計劃的一部分。蘇維埃聯邦的存在，是世界革命運動的高照燈，是世界資產階級的軍事陰謀的殘酷暴露者，他對於那些挑動大戰爭的人，自然是很危險的。

全世界的工人們，你們要用新的力量來擁護中國的革命，反抗強力瓜分中國！爲實現「凡是兵士所有槍炮不打中國革命」的口號而奮鬥！注意將要來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萬不可相信第二國際與亞姆斯德丹國際之甜言蜜語的假話，他們已經祕密地準備着重演一九一四年的背叛！努力工作，勇敢的準備着改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

中國革命萬歲！

打倒瓜分中國之帝國主義的侵略者！

帝國主義軍隊的兵士們站到中國革命一邊來！  
有組織的抵抗日本強盜的劫掠！  
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準備！  
準備勞動者反抗資本主義的戰爭！  
社會革命萬歲！

共產國際西歐局擴大會議 一九二八年五月

# 中國革命與 共產黨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三角

## 目次

- 第一章 中國革命領導權之爭
-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之過去與前途
- 第三章 中國革命當前的問題
- 附錄
  - (一) 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新策略
  - (二) 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

## 發展并完成中國的革命

超麟

七四〇

目前的時機，是中國革命的緊要關鍵。

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將中國革命拍賣給帝國主義者，將中國工農兵的暴動葬送在血泊中以後，他們現在已取得奉系軍閥張作霖的地位而代之了。北京天津已脫離了五色旗下的軍閥統治，而歸於青天白日旗下的軍閥統治了。現在，除了東三省，除了粵鄂湘贛邊界數處為中國工農的武裝勢力割據之外，全中國已經是青天白日旗下的軍閥統治範圍，——於是，中國的豪紳資產階級，就慶祝他們的「北伐」成功，他們的「統一」告成，他們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有權拍賣中國給帝國主義者，有權利剝削數萬萬的工農兵士貧民及一切被壓迫者的汗血。

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南京政府，看見青天白日旗下的軍閥勢力統治了北京天津之後，便發表了對外對內的二個宣言，宣告他們已經「統一」了中國，處「軍政時期」已經過去，而他們從今要開始建設。在對外宣言中，他們聲明要「遵正當之手續」——其英文譯文則為：外交的手續

，要求「友邦」另訂新約；在對內宣言中，他們允許民衆立即舉行：（一）勵行法治，（二）澄清吏治，（三）肅清盜匪，（四）獨免苛稅，（五）裁減兵額。

這些宣言，純粹是企圖欺騙民衆的。

第一，現在正是帝國主義者在華志得意滿之時，他們旁若無人的橫行中國不逢絲毫的反抗；濟南的大屠殺，山東滿洲的實際為日本所佔領——這些表明，自從義和團事件以後，帝國主義者在華從沒有像現在那樣的猖狂，也從沒有像現在那樣的不逢抵抗。這時，帝國主義者祇有更進一步的攫取中國的利權，那有已攫取的利權退還中國之理，即那肯取消現存的不平等條約，來與中國另訂新約之理？——除非是另訂的新約比現存的不平等條約更加不平等！——即算帝國主義者不再攫取中國的利權，而可以取消或修改現存的不平等條約，來與中國「另訂新約」，——但這決不是「遵外交的手續」所可做到的。祇有武漢民衆的力量能收回漢口英租界，而不是陳友仁的外交能收

回漢口英租界。中國豪紳資產階級政府向「友邦」要求「另訂新約」，已經是欺騙民衆了，而他們要「遵外交的手續」來「另訂新約」，更加是欺騙民衆。

第二，他們允許民衆立即舉行的五項，也是畫中的餅不能夠充饑的。要實現上述的五項，最低限度必須有一個條件，即中國真能統一，國內再沒有戰爭。但這一個最低限度的條件，中國現在並沒有，青天白日旗下的各派軍閥打下北京後自己內部正醞釀着新的更大的戰爭，閻馮蔣白李等大軍閥正在磨拳擦掌的備戰，河南的馮樊四川的楊劉湖南的魯程已經公開的戰爭。——在這種條件底下，「裁減兵額」是做不到的，交戰的各派祇有各自的更加擴充兵額；「豁免苛稅」也是做不到的，他們祇有增設苛稅，爲混戰的戰費；「肅清匪盜」更是做不到的，在內戰及苛稅之下，匪盜祇有日多一日；至於「勵行法治」「澄清吏治」，則尤是一句空闊渺茫的話。在這種條件底下，允許給民衆以裁兵減稅等太平盛世的烏托邦，不是欺騙，又是甚麼？

姑勿論這二個對外和對內的宣言，是欺騙民衆，沒有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二期

實現可能的，即令這二個宣言所允許的都能夠一件件的實現，試問這又怎麼樣呢？難道就算中國革命成功，中國人民得了解放了嗎？沒有這回事！這些宣言允許我們的，祇是一個「三民主義的國家」，這個國家在國際上則認帝國主義國家爲「友邦」，與之「親睦邦交」，更加保護在華帝國主義者（「外僑」）的生命財產，在國內，則農民得不到土地，工人得不到解放，連八小工作制也沒有確立，兵士仍然無目的的做砲灰，一切貧民也找不到出路，四萬萬人民成了「阿斗」，祇有少數的「黨皇帝」是「諸葛亮」，四萬高人是被治者，祇有少數的「黨皇帝」是治者。這個「三民主義的國家」究竟是個甚麼樣的國家？他是帝國主義列強的「友邦」，他是剝削壓迫中國工農兵士貧民衆并保障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一個國家！中國的大多數人民需要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不需要這個「三民主義的國家」，祇有少數豪紳資產階級才需要這個國家！但這個「三民主義的國家」，還祇是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理想的極限，帝國主義者還不準他們建立這個國家，他們也還不能建立這個國家哩！

七四一

總之，青天白日旗下的軍閥驅逐五色旗下的軍閥出關外而自己佔據了北京天津，這絕不是中國已經統一革命已經成功了，這祇表示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達到了最高點。達到了最高點——這就是說：過此就開始降低了。

所以，目前的時機，是中國革命的緊要關鍵。

目前正是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宣告其「革命」成功之時。中國的革命，大規模的爆發於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是以無產階級爲主力軍，由其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起來的。自從一九二五年五月直至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國革命運動如日方昇，這一時期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是「大致在共產黨口號并且大半在共產黨指導之下」的。中國資產階級，在這一時期內，一步一步的投降帝國主義，聯合封建豪紳背叛革命，將革命的工農葬送在血泊中，加中國共產黨以極野蠻殘酷的白色恐怖，於是中國革命運動，雖然深入於農民羣衆并進入更高階段，但在城市受了極大的打擊，一時呈沉寂的狀態。豪紳資產階級既然握得反革命的領導權，但他們仍以「革命」爲標榜。他們

以「革命」名義，與五色旗下的軍閥爭奪國權，爭北京天津的地盤；他們以「革命」名義，擴充兵隊，至數百萬人，每日兵費支出在百萬元以上；他們以「革命」名義，增設苛捐雜稅，剝削工農乃至商人羣衆；他們甚至以「革命」名義，剝奪人民一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停止民衆運動」，逮捕拘禁殺戮數千數萬共產黨人及民衆革命的領袖，整千整萬的屠殺工人農民及兵士；他們簡直以「革命」名義，從事反革命的工作！但因他們仍舊以「革命」爲標榜，所以一部分民衆，尤其是中間階級的民衆，對他們仍舊保存有相當的幻想，多少有幾分希望他們「完成北伐」後果真能夠給他們以相當自由，果真能夠替中國找到一條出路。可是，「北伐」越勝利，這些中間階級的民衆，對他們的幻想就越打破，對他們的希望就越減少，一直到現在「北伐成功」「統一告成」的時候，他們的「革命」假面具就最後的在這些中間階級的民衆面前也完完全全的揭破了。南京政府最近的二個宣言，不啻就是他們的假面具最後揭破的宣告。

他方面，一九二五年至今，中國革命運動的結果得到

了甚麼，解決了甚麼問題呢？換一句話說，爆發一九二五年以來革命運動之客觀的原因，是否存在？一九二五年革命開始時民衆所希望所要求的，已經滿足了若干部分了？沒有絲毫也沒有。中國革命的危機仍舊存在，而且更加明顯的表露出來。我們試問：中國革命民衆發動中國的革命運動，他們所希望所要求的是甚麼？不待說，整個民族需要脫離帝國主義的束縛，剷除封建豪紳的統治而造成一獨立自由的中國；工人需要解放，需要八小時工作制，需要管理或監督工廠；農民需要土地，需要解放數千年來豪紳地主加於他們的剝削和壓迫；兵士需要改善他們的生活，需要分得相當的土地；一般城市貧民也需要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整個的民衆需要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種種自由……就因爲這些需要，所以才爆發五卅運動，所以才發動數百萬工人數千萬農民參加這個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這些需要一天沒有滿足，則中國革命危機就存在一天。這個危機現在正存着，而且更加明顯的表露出來，——因爲農民得不到土地，工人生活得不到一絲一毫的改善，兵士更加困苦，一般城市貧民尤其呻吟於苛捐

雜稅之下，一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輕輕的被「停止民衆運動」六個字剝奪了去，封建豪紳的勢力祇有日加膨漲，帝國主義的對華統治更加是鞏固起來。總而言之，擺在一九二五年的中國面前的一切問題，現在仍然是擺着，并且更加難於解決。

現在「革命已經成功」，凡我民衆同志正拿着「支票」要向「三民主義銀行」兌現而勢必兌不出的時候，擺在一九二五年的中國面前的一切問題，必然要重新提出來，擺在我們的面前，更迫切的要求解決了。

中國的革命危機，又將如一九二五年那樣爆發出來，并且更廣大的更有力的爆發出來。

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之低降和革命危機之重新爆發，已經露出端倪了。有些現象都指示中國革命新的轉機之徵兆。這些現象之一，就是近三個月來各階級各自的政綱口號之確定以及各派政治理論的鬥爭。

中國的革命運動，以前是大規模的民族的聯合戰線，在此聯合戰線內，各敵對階級雖然實際上衝突着實際上爲

爭奪革命領導權而鬥爭，但在理論上並沒有一階級有一個簡單明瞭的政綱和口號切合本階級利益的。自從去年資產階級確定的背叛革命以後，中國革命中的階級分化達到以前所沒有的程度。各階級各自洗刷以前模糊籠統的觀念而明定切合本階級利益的政綱和口號。首先是中國無產階級，他的政黨——共產黨，在去年十二月廣州暴動，即已明定無產階級的政綱和口號，即已明瞭中國無產階級的使命是在領導農民兵士貧民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以武裝暴動手段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工農兵蘇維埃的政權，實行最澈底的土地革命，并保障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發展。接着，中國豪紳資產階級，他的政黨——國民黨，也在今年一月的中央全會明定豪紳資產階級的政綱和口號，即投降帝國主義，割裂中國成變相的封建局面（所謂「分治合作」），厲行白色恐怖，推殘工農屠殺共產黨人。但因豪紳資產階級不是一個整個的階級，他祇是各種各色反革命勢力的集團，他內部有無數的派別，有不同的利益，互相爲自己的利益而衝突甚至爆發公開的戰爭。他們祇能夠在推殘工農屠殺共產黨人面前是一致的，除

此之外他們是很難得一致的。今年一月，國民黨勉強將各派互鬥的豪紳資產階級統一在上述的政綱和口號之下，但不久這些派別的利益衝突，迫得他們不得不於這個總的——一致的反動政綱和口號之下，另外形成各自的政綱和口號，——這就解釋爲甚麼近來的「論壇」上這樣熱鬧：有各種政治刊物的出現及各派理論的爭鬥。

的確，現在「論壇」上熱鬧極了，拿重要的可以代表一派政治理論的刊物來說：有個「再造旬刊」，是代表西山會議派的；有個「夾攻」是代表蔣介石派的；有個「革命評論」是代表汪精衛陳公博一派的；有個「燈塔」和「突擊」是代表鄧演達譚平山一派的。這些祇是各派的代表刊物，至於同性質的刊物或代表各派中小派別的刊物，尤其不可勝數。這些新興的刊物，不僅僅是簡單的政治鼓動，而且是有系統的理論宣傳，各自的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有確定的答覆。這些刊物就是代表國民黨這個政治聯盟下各種階級，他們的理論就是這些階級的政綱和口號。這些刊物的理論是不相同的，并且是互相攻擊的，但是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這些新興的刊物都是不滿

意於上述的國民黨的一致的政綱和口號，換一句話說，即都不滿意於現在的國民黨中央及現存的國民黨政府。站在左邊批評的陳公博譚平山等刊物，固然是不滿意現狀，要求改造；站在右邊批評的西山會派也是不滿意現狀，也是要「再造」的。

這個現象表示甚麼？這個現象一方面在這些刊物出版的本身說，是表示國民黨聯盟下各派豪紳資產階級的衝突已由混沌的狀態進而成自覺的狀態，指明各派的衝突并不是簡單的個人權利地位的爭鬥，而是各自自覺的代表一種或數種社會階級利益的爭鬥；但他方面在這些刊物的讀者說，則這個現象表示普遍的不滿意現狀的社會心理，表示中間階級的民衆，以前爲豪紳資產階級所蒙蔽但多少還有革命作用的民衆，已經明白表示他們不滿意於豪紳資產階級的心理，并已開始脫離豪紳資產階級的影響而動搖起來了。

這是表示中國豪紳資產階級日加一日的趨於分裂而孤立。中國社會階級結合形勢，又到了變化的關頭。這是有利於革命的現象，這是中國革命新的轉機的徵兆。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二期

革命的危機現又醞釀待發，工農的鬥爭意志又復強烈起來，中間階級的民衆已開始搖動一天天的脫離豪紳資產階級的影響，國民黨及其政府對於濟南事變的舉措及打下京津後的設施已明顯表示其反革命的眞面目及其沒有能力統一中國。一般社會的不滿，已經由國民黨各派的新刊物變相的表露出來。可是，不滿意現狀并欲爲自身找一出路的民衆，國民黨各派理論家——自譚小岑經過陳公博至譚平山，他們至多祇能發發牢騷，表示他們沒有分得賣國和剝削民衆的權利，表示不滿意於現有的國民黨中央和現存的所國民黨政府，但他們不能指示你們一條出路。你們不要忘記：他們仍舊是國民黨，仍舊是這個反革命的政治聯盟的一部分啊！

西山會議派的「再造旬刊」，不消說是反動的，他們如果把持了國民黨中央及國民黨政府，祇有比現在的更反動些，決定不會比現在的更能適應民衆的要求。至於攻擊西山會議派并批評現存的國民黨中央及國民黨政府的人，如陳公博施存統鄧演達譚平山等，他們何嘗能替民衆找

得出路？這些所謂國民黨左派或極左派，他們的黨是國民黨，他們的理論是孫文的三民主義。這個黨和這個主義，我們民衆早已領教過了。現在青天白日旗下軍閥的聯合機關就是正宗道地的國民黨，現在國民黨對內對外的設施就是正宗道地的三民主義。別沒有更好的國民黨，也不會有更好的三民主義。無論汪精衛陳公博等將國民黨加以一九二三年式的改組，或鄧演達譚平山等將國民黨改頭換面爲「中華革命黨」，都是一樣的。無論他們將孫文的三民主義如何塗上極「左」極「革命」的彩色，但他們始終是反對工農兵蘇維埃的革命，反對無產階級領導此革命，反對中國共產黨，——這就是說，他們反對中國革命走上唯一正確的道路。

**革命的民衆！** 中國革命的任務絲毫沒有解決，帝國主義祇有更加猖狂，封建豪紳祇有更加得勢，工人農民兵士貧民及一切被壓迫民衆，政治上經濟上絲毫得不到解放，現在應該根本的覺醒過來，發厲并完成一九二五年開始之偉大的中國革命！

**革命的民衆！** 你們已經看見豪紳資產階級革命假面

具完全揭破，他們不能解放中國，反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和中國民衆的剝削者；你們已經不滿意他們的統治；你們就應該團結你們的力量，爲推翻此反革命的統治而奮鬥！

**革命的民衆！** 你們覺悟了豪紳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同時就應知道，汪精衛陳公博鄧演達譚平山等所謂國民黨左派或極左派，并不好似現在執政的黨國要人，他們不會爲你們指示出路，如果跟着他們跑，就是走入了迷途！

**革命的民衆！** 中國革命是爲大多數工農兵貧民的利益，要中國革命成功，必須工農兵貧民的廣大羣衆起來，團結在蘇維埃旗幟之下，以無產階級爲領導，推翻現存的政治組織，建立新的政權，沒收一切土地分配給農民和兵士，大生產收歸國有，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建立中國爲新的工農的國家。這才是中國革命的完成，這才是一切革命民衆的出路！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 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爲甚麼并怎樣能夠侵略中國？

花田生

這是日本共產黨人，我們的日本同志，從東京寄給本報的一封信。讀者如果閱讀過去三年前的嚮導週報，一定記得，花田生同志，或署名「一個日本人」，在三年前即時給嚮導週報撰文，他對於日本政情的明析及對於中國工農鬥爭的熱烈的同情，都是嚮導週報的讀者所不能忘記的。花田生同志這篇論文，是他特爲本報而寫的第一篇，他并允許時爲本報撰文，這是本報所欣幸，讀者聞之亦常爲之快慰的。從這篇論文裏，我們可以知道，隔海的國家，其資產階級政府的政府雖然以武力佔據中國的土地，屠殺中國的工農，與中國的豪紳資產階級政府結成一戰線；然而隔海的工農羣衆，也正和我們中國的工農羣衆一樣，受着他們的資產階級政府的壓迫，他們也渴望暴動起來推翻他們的政府，他們更想與我們中國的工農羣衆，結成革命的統一戰線，以抗拒兩國豪紳資產階級政府的反動的統一戰線。我們中國的工農羣衆，應該如何熱烈的與他們結合起來共同奮鬥啊！

到那時——第二次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又復轉變爲國內戰爭的時候，中日兩國工農羣衆就一齊起來推翻各自的豪紳資產階級政府，以至於一切資本主義的社會，而完成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業！記者

中國同志諸君！

日本帝國主義者自四月以來，派遣大兵五萬軍艦五十艘到中國，事實上正在占領山東省及南滿洲。外國帝國主義，這樣旁若無人的侵入中國領土的事實，爲清代末期

以來所不曾見的。在日本，資產階級和大地主，「努力宣傳卑劣的愛國主義，煽起排外心的毒藥；在中國，革命的背叛者——出賣革命的國民黨，反而恐怖勞動者農民那真摯的反日運動之勃興，我們共產主義者，不可不把事實的真相，向大眾宣布，以打破帝國主義強盜和中國革命背

叛者的所有的好謀。際今日の時機，中日兩國的勞動者農民，應該在共產黨旗幟之下，結成堅固的廣大的革命的統一戰線：

這次日本帝國主義的出兵，不是單純蹂躪了中國的主權，更有廣大而且深刻的意義。第一，這次的出兵，實現日本帝國主義，努力根本的破壞中國革命。因為，中國革命，是激成日本無產階級革命最重要條件之一，所以日本的資產階級和地主，為破壞中國革命，不得不從事決死的鬥爭。第二，日本這次的出兵，是促成那日緊一日的第二次世界戰爭爆發的。世界帝國主義強盜——英法日等等——的野心，一齊集中在太平洋，尤其是在中國。一羣強盜是不寬容一個強盜跳梁的。日本這次侵略的出兵，破壞了強盜間的均衡，在今日的國際政治，有轉變為十二分重大的事變之必然性。狡猾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事實上覺悟了帝國主義戰爭已不可避免，他早已從事戰爭的實際準備，如大規模「資源局」之設立，軍事工場之擴大，有組織的排外心之煽動，少年之軍事教練等。山東省及南滿洲之事實的占領，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世界

戰爭第一步的行動！即將到來的世界戰爭，一定把世界上無數之勞動者農民，驅入戰場；然而，同時此戰爭又有轉變為覆滅世界資本主義的階級戰爭的必然性。我們中日兩國的勞動者農民，在這戰爭中，要遭遇最酷烈之試練，而為着推翻世界資本主義，又負着有最酷烈的鬥爭光榮的任務。中國的革命問題，世界戰爭問題，兩者都與國際無產階級的運命，有很大的關係。日本這次的出兵，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破壞中國革命的陰謀，同時在那爆發世界戰爭的一點，又有重大的國際的意義。

(二)

從來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英美的外交政策，常是怯懦的；且因中國民衆的經濟絕交，也常感着大的痛苦。他今日為何不顧一切，而至於敢露骨的強盜式的出兵呢？其直接動機，在於日本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已激烈，國內革命的危機亦已深刻。

日本的資本家階級，從一九二〇年的恐慌以來，尤其是從去年的金融恐慌以來，遇到日益激烈的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遇着高度發達的金融資本與封建的農村經濟之矛

盾，中產階級之不滿，不可抑的勞動者農民的反抗，革命的共產黨之生長等——正在尋求所有弭縫的手段：改革產業的組織（所謂產業的合理化）加緊榨取勞動者農民，此其一；犧牲小資產階級，企圖資本的大集中，此其二；對於勞動者農民的運動，用惡辣的壓迫和卑劣的籠絡兩方法，此其三。他們爲這個目的，便集中國家權力，更使其成爲反動的。日本反動的主柱——天皇，成爲那兇惡的帝國主義的新武器，來壓制民衆。然而日本帝國主義，使用以上的手段，不能解決自己內部的矛盾。所以，他們藉口保護在中國的日本人——明明白白的虛偽的口實——出兵中國領土，而至敢於用最原始的狂暴手段，以暴力掠取國外的土地。同時，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出兵，已如上述，是要根本的破壞中國革命之陰謀的實現。

（三）

在日本國內革命分子之鎮壓，與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出兵，是有不可離之內面連鎖。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今年二月二十日日本第一次的普通總選舉，加無比之暴力於新興的勞動者農民的政治勢力。再於三月十五日，全國

各地同時捕一千名革命的勞動者農民，對於其中四百名之共產黨員，將課以慘虐的刑罰。接續自四月上旬，斷行大規模的中國出兵。他們之究極目的，要在於免去資產階級國家的日本之革命的危機。然而無論拿怎樣狂暴的反動政治來壓迫，日本國內的革命分子益見成長，勞動者農民大衆的反抗力益見增大；又無論拿怎樣狂暴的武力，不能絲毫減殺中國勞動者農民的反帝國主義鬥爭。

（四）

使日本帝國主義軍隊能夠如此跳梁之一個條件，在於中國國民黨之墮落腐敗。現在他們成爲中國民衆的榨取者，與帝國主義的利害，完全一致。虐殺中國勞動者農民最忠實最勇敢的代表者（共產黨員）的國民黨，是中國勞動者農民的正面敵。他們害怕從民衆間起來的真實的反日運動。現在，不但是日本，別的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那旁若無人的行動，也是不會有的。譬如在廣東，英國統治力量的廣大，是不會有的。允許這等的跳梁，不外是國民黨。何故？推翻外國帝國主義的真實力量，不外是勞動者農民大衆，然而國民黨是這些大衆的壓迫者

榨取者吸血者。

(五)

國民黨現在實現了他們所謂的「南北統一」自此以後，他們將作中國民衆的代表者來施設政治嗎？否，他們從今更要露出中國民衆榨取者的本體來。張作霖比國民黨，更是保守反動的封建勢力。國民黨到現在，以打倒張作霖的口號，多少可以欺騙民衆。今後，國民黨爲欺騙勞動者農民，表面上或者做一做反日運動，實際他們抑壓真實的工農羣衆的反日運動，裏面和最惡的反動者田中接吻，尤其是爲鎮壓共產主義，完全要與田中結合統一戰線。敵人將以強大的統一戰線，來對抗我們，敵人正在破壞中國革命，準備着橫暴的世界戰爭。中日兩國的勞動者農民，拿着比帝國主義強盜和國民革命背叛者的統一戰線更要強大堅固的統一戰線，對付敵人，共同從事革命的鬥爭，這正是今日燃眉的急務。這個共同的革命鬥爭，但依着兩國共產黨統一的指導，是可能的。關於這個共同的革命鬥爭之具體的內容如何，下次再述愚見。這次的信，祇指摘日本帝國主義軍隊之侵入中國，不但是蹂

躪了中國主權的緣故。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於東京

七五〇

### 謹防段祺瑞式國民會議的再現

典琦

國民黨的北伐軍打到北京以後，依照其總理的遺囑，是必須開國民會議的。但是，如果黨內各系軍閥的戰爭爆發得快，則國民會議也就來不及召集，或者藉此停頓。所以，目前各系軍閥必須能夠暫時妥協，相安一時，國民會議才可以實現。但是，國民會議四個字，在今日之「黨國」中，是非常之不祥的，因爲黨國要人覺得他們本身即是「民衆」，而斷不可以在他們之外另外有民衆的代表會議。有一位忠實同志乾脆地提出反對開國民會議，他的理由有兩個：第一個，國民會議是國民黨以和平手段統一中國時所用的策略，從前段祺瑞執政北京，孫總理北上，以國民會議號召，其實是要本黨黨員在國民會議中活動，去取得政權；現在本黨以武力打到北京，用不着國民會議，本黨已經取得政權了。第二個，現在本黨已經停止民衆運動，如果召集國民會議，恐怕民衆團體的代表都

不是本黨的黨員，而是許多反對本黨的人，尤其是共產黨分子，其結果簡直可以危害黨國的生存。這兩個理由，我想凡屬國民黨忠實同志，沒有不同意的。因此，縱然暫時爲個「相安一時」的局面，名副其實的國民會議還是不能夠召集的。

可是在「黨國」要人中難免不有一二個深思遠慮的人，以爲國民會議已經唱了多年，不召集是很失信用的，不過要於召集之中防止一切危害「黨國」生存的可能，而且，如果能夠做到這樣安全無弊的「國民會議」，還可以藉此鎮壓民衆的革命鬥爭。何況各派領袖正要舉行一次這樣的堂皇的分贖會議，才可以保障相安一時的局面呢？所以，冒牌的國民會議仍然有召集的可能。

黨國要人斷沒有膽子召集名副其實的國民會議。全中國的民衆應當知道，他們連他們國民黨的大會都不敢召集，連國民黨黨內的選舉制度都完全取消了。他們召集國民會議的方法，一定要模仿從前孫中山昌言反對的段祺瑞的方法，而且還要變本加厲。他們必然要指派許多走狗組織假冒的民衆團體，——連他們貴黨的黨部委員也是

指派的。再由這些指派的團體或黨部推舉代表，就可以開國民會議（當然還要用金錢收買和武力威脅的方法）。而實際上這些代表還不是基本分子，基本分子還是那些軍隊的代表。這些純粹忠實同志組成的國民會議，意見並不會齊一，因爲指派代表不能完全由中央，而必須由各省的總司令或主席各派其御用的民衆代表。會議時所議的事，也可以推想：原則是承認「先知先覺的」國民黨和「有能的」國民政府繼續剝削民衆壓迫民衆，而民衆自身是並不要權力和自由的；具體的決議是免不了幾件空洞的「建設」「訓政」和「剷除共匪」之類的文章，主要的是將剝削政策和屠殺政策取得強奸的民意的承認。

全國民衆要謹防國民黨新軍閥的強奸民意。一面的反對那些不主張開國民會議的理由，即是反對黨國要人的專政，反對新式督軍的專政；而另一面更要反對段祺瑞式的國民會議，即是反對軍閥代表的國民會議。如果他們一定要開他們的所謂「國民會議」，那我們民衆就要反對捐派式的組織，要恢復民衆的選舉權。對於用金錢收買或武力威脅的選舉方法，更要嚴厲的反對。在召集國民

會議以前，一切民衆要能自由的討論政治，因此，要求恢復言論出版之自由。

全國民衆，不可希望國民黨來恢復民衆運動，應當自動手的恢復起來。不可希望國民黨來召集國民會議，應當自動的幹起來。凡是代表民衆的意志的任何名義，應

當真正的由民衆的意志發動起來，產生出來，萬萬不可任聽壓迫民衆的專制魔王假借去了。如有假借者，應當隨時隨地揭破其黑幕，盡量地去破壞它。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

## 國民黨的新理論家——陳公博

典琦

### (一) 陳公博的立場

陳公博的立場是什麼？由他的理論：國民黨是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而言，則陳公博的立場非代表農工，即代表小資產階級。究竟是代表工呢？代表農呢？代表小資產階級呢？我們給他的理論再找出「要根據產業工人的力量以爲革命的中心，事實上決不可能」一句話，知道他不代表工人，又找出他反對農民自動手奪取土地的主張，知道他不代表農人，那麼他的立場，一定是小資產階級了。不錯！他說：要小資產階級作革命及建設國家資本一條台柱。我們再詳細研究他所代表的小資產階級

是什麼。他自己道：

「我們簡單說小地主，小商人，自由職業者是小資產階級，決難充實小資產階級的意義。其實手工業者，農民的大部，學生等，嚴格來說：還是小資產階級。」

從他的口氣看來，便可知他認定小資產階級的主要的還是小地主小商人自由職業者。他所說的小地主小商人是什麼？據他說：「中國沒有大資產階級作農工攻擊的目標」，可知他所說的小地主是代表整個豪紳地主階級，即農民攻擊的目標，而小商人，即整個的資本家階

級，即工人攻擊的目標（其實陳公博說話是自相矛盾的，他有時又說國民黨軍隊打到湖南，湖南的資產階級跑到武漢，打到武漢，湖北的資產階級跑到上海，然而他又說沒有大資產階級，——大約這些跑的也是他所代表的小資產階級吧！）還有一個證據：中華革命黨的突擊第一期上說：

「荒唐而武斷的武漢中央政治委員會，竟將小資產階級解釋做工商業者。結果怎麼樣？結果將所有店員與雇主的鬥爭，原本是勞動者與資本家鬥爭，都認作勞動者與小資產階級的鬥爭，結果極力和他所謂工商業者讓步又讓步（現在陳公博仍然是這樣主張），解散店員工會，壓迫勞動者而至於屠殺勞動者。」由此證明陳公博及其徒黨所代表的是整個豪紳資產階級，是千真萬確了（即退一步說，陳公博汪精衛等只能算代表上層小資產階級，即代表小地主及店東。）

### （二）陳公博的物觀

陳公博口口聲聲的「物觀」——「我始終是一個歷史派，至少承認事實的存在，至少承認科學的存在。」——「我

想階級鬥爭是一件事實。」但是他居然可以否認中國有階級鬥爭的事實，他能夠比西山會議派再造旬刊的「心觀」論者更巧妙地反對階級鬥爭，——不僅對於中國，甚至英美的階級鬥爭也否認了。他說：「事實上中等階級依然存在，雖鼓吹鬥爭，無產與有產斷難形成兩大壁壘，短兵相攻。」

如果陳公博說的不錯，那麼，馬克思說：一切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又有什麼意義？

有不平等的階級，就是說有剝削的和被剝削的，即不能沒有鬥爭。陳公博自己開口閉口的「階級」「不平等」的階級，當然承認中國社會有各種階級了，如何能夠說「中國現在能有科學社會主義上的階級鬥爭，是我否認」呢？——難道還有什麼非科學社會主義上的階級鬥爭嗎？

我想：至多可以說，中國現在的階級鬥爭是比較複雜——農民對地主工人對資本家的鬥爭是同時發展的；還可以說，現在的鬥爭並不是最後的鬥爭——純全的無產階級消滅有產階級的鬥爭。

陳公博！你應當擁護貴總理的民生史觀，不應當藏

起不合尊頭的唯物史觀帽子！

### (二) 陳公博不如彭學沛的高明

國民黨向來是代表地主及資本家的，陳公博硬派他來代表農工和小資產階級。可惜他所舉的證據，完全是國共合作時代的，如

國民黨員成份統計

資產階級見北伐軍到而逃避

十三年改組後宣言及政綱

廣州聯席會議政綱

二屆執委三次全會的決議案

等都是；此外只有孫中山「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兩句話，都是西歐資本國家久已實行的；他絕不能在民國十三年以前十六年六月以後再找出絲毫的證據來（除商團事件，但已在聯共時期了）。於是乎彭學沛在中央日報上教訓他一頓，其最主要的是左列幾點：

一、陳公博既說一個黨不能同時代表數個階級，怎麼國民黨能夠同時代表工農小資產階級呢？

二、陳的統計是何年何月根據那幾省統計出來的，我

們還不知道，假若是二次全國大會以後共產黨全盛時代製成的，那末黨內資產階級的稀少是另有原因的，假若是清黨以後製的統計，結果一定又大不相同。

三、華僑資產階級捐款助國民黨。

四、我們占據了湖南，湖南資產階級便逃到漢口租界，我們占據了武漢，湖北的資產階級的便逃到上海……假若我們回想當時情形，可以了解資產階級是逃避那一黨。

五、平均地權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特色，法國大革命包含了「平均地權」的意義……資本主義的英國，對於漲高的地價，也早已實行徵收極高極酷的累進稅。

六、節制資本不外乎是抽所得稅遺產稅一類的辦法。這些辦法在歐洲那些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的國家早已實行。

七、國民黨一次大會政綱中「普通選舉」「改良農村組織」「制定勞工法」「國營鐵道航業等」，都是歐洲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政府早已付諸實施的。

八、廣州聯席會議議決案也不過是：減輕田租，荒地歸省有，禁止重利，農民得設農民協會，制定勞工法工會

法勞工保險法等等，那都是各資本主義國家早已實行的；只有「農民協會有組織農民自衛軍之自由」一條確是特別，但是那辦法在國民黨政綱裏並沒有根據。

九、十六年三月二屆執委三次全會決議案，雖然有些不很平常，但那次會議是受了別一黨（即共產黨）很大的影響。

因此彭學沛的結論是：國民黨是代表資產階級。我們看，這個結論是很對的。

十三年改組以後，十六年反動以前，國民黨的確有一個短期間的變態歷史，——他不是純全代表資產階級，他是幾個階級的反帝國主義的政治聯盟，但也不是陳公博所說的農工小資產階級，實際上連大資產階級和豪紳地主都在其內。還有一個特點，即軍隊差不多完全是豪紳地主性的。

陳公博在這裏有三點錯誤：

第一，不能說明國民黨的本質是代表資產階級及地主的，而中途成爲各階級政治聯盟，是一種變態；

第二，不能說明這種政治聯盟實際上包含了地主豪紳

大資產階級，而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不過是十六年由共產黨提出，並未實現的理論（武漢政府有孫科代表大資產階級，唐生智更是豪紳地主的偉大勢力，如何算得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

第三，不能說明國民黨所以成爲各階級聯盟的原因，主要的是共產黨參加並領導。

至於「小資產階級領導革命」「超階級的黨專政」「一面反共，反工農暴動，一面主張農工小資產階級聯合」種種荒謬，却還不在此列。

#### （四）陳公博專政論的神秘

超越各階級力量的黨的專政，是陳公博得意的發明。他的意思是：工人的數量太小，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私有性太強，不能有力量建設民生主義的國家，因此要以黨的專政來執行這一任務。加了農工小資產階級利害不一致，恐有鬥爭，要黨的專政去制裁。

這樣的全知全能的黨，這樣有力量的黨，究竟基礎在那裏呢？不在工人不在農民，不在小資產階級，不在一切羣衆身上，而其力量反超越於一切的羣衆，這實在最神

聽得很！

陳公博的黨，是不是以農工小資產階級的集合的力量為基礎呢？不是的。他自己感覺到了革命深入的時候，農民和地主鬥爭工人和資本家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陳公博的所謂小資產階級，在這時將不能和農工很密切的聯合，而且進一步要背道而馳了，決沒有集合的力量作黨的基礎。

然而陳公博的黨，在這時候還要顯出他的作用來，他要以黨的專政鎮壓農工的鬥爭，強迫農工對所謂小資產階級讓步。然則陳公博的黨的力量確實在一切羣衆以外而能超越羣衆。上帝嗎？皇帝嗎？封建軍閥的槍桿子嗎？猜不着！唯有陳公博自己知道。

這一神秘的黨的專政，據他說，還可以消滅一切的階級，但是同時防止階級鬥爭，不用鬥爭的方法可以達到消滅階級差別的目的。

陳公博的黨的專政，是以黨外無黨為原則的。他的意思，是：同時有兩個以上的革命的黨，即令主義政策毫不衝突，行動也還是要衝突的（據說是因為指揮有先後遲

早差別之故），非消滅一個不能統一指導權，而被消滅的無疑的是國民黨以外的任何黨。

我們如果仔細攷究，便可知陳公博理想中的國民黨，即是現在的國民黨，用不着再改組。因為「黨外無黨」，「制階級鬥爭」（即是以他們的階級鬥爭來鎮壓農工鬥爭）「超越農工小資產階級之上的統治權力」，這些都是目前各派忠實同志所努力實現的。我們只要看到這點，就可以揭破陳公博黨的專政論的神祕。他靠什麼力量來專政呢？說穿了，即是豪紳資產階級而已，並沒有什麼神祕。你看，陳公博不是仍然擁戴蔣總司令閔總司令等為豪紳資產階級的武裝領袖作黨的專政的基礎嗎？這種豪紳資產階級對於工農貧民兵士羣衆的專政是已然的事實，而理論還待陳公博來發明，真是貴總理說的「知難行易」啊！

### （五）陳公博及其支派

反對桂系及西山會議派的陳公博的理論，是一面反共反階級鬥爭一面建立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

反對桂系蔣系並反對陳公博的燈塔週刊（中華革命黨

的理論，是一面反對無產階級領導革命一面要建立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

然而農工小資產階級政治聯盟這一主張，還是在國民黨背叛革命以前，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提出來的。這一個主張，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可以實現。

如果領導於不堅決的小資產階級，必然在豪紳資產階級進攻之中走到嚴重的失敗路上去。不幸去年的武漢，竟有比這更壞的現象；豈僅是把領導權讓給不堅決的小資產階級，簡直是讓給如陳公博等代表地主及工商業者的所謂「小資產階級」了。這是無產階級放棄了他的任務，是對於革命的錯誤。

現在我們所要的不是甚麼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而是工農兵貧民蘇維埃。蘇維埃就是工人農民兵士及城市貧民的一種革命的政治聯盟的形式。譬如國民黨本也是一種革命勢力的政治聯盟的形式，本也可以將他變成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聯盟，但當時因為大資產階級的背叛，使這種聯盟流產而反變成帝國主義支配下的豪紳買辦軍閥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政治聯盟了。現在中國革命已進了更

高的階段，國民黨這一政治聯盟的形式已不適用，代之而興的就是工農兵貧民的蘇維埃。

到了這個時候，誰還來留戀國民黨那個枯骨？投降豪紳資產階級屠殺兩湖工農的汪精衛陳公博等，只是唐生智蔣介石的走狗，還有什麼臉來談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

所謂中華革命黨，反對陳公博的國民黨極左派，也還是和陳公博同樣拿了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做法寶。他們雖然不承認所謂工商業者中小地主的小資產階級，而專門代表自耕農，自耕農兼佃農，手工業者，小商人等，然而死也不肯承認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他們夢想小資產階級的「中立而不倚」的領導嗎？其結果只有如陳公博一樣，承認豪紳資產階級的領導。

真令人失望啊！痛罵陳公博的燈塔及突擊諸革命志士，原來還只是陳公博的支派！

最後我要告訴讀者諸君一句話：小資產階級沒有獨立的政治意識，不是跟隨資產階級，就是跟隨無產階級。在現在工農革命高漲，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急激崩潰的時期，即小地主工商業者，他們素來為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治

意識所領導，也非常動搖不安。至於一般貧苦的小資產階級羣衆更是日益傾向於無產階級的政治意識。 陳公博

和他的支派還是受豪紳資產階級意識的領導，這並不足以代表大多數小資產階級羣衆的心理。

## 目前幾個主要策略問題的討論（續）

克魯

### （二）什麼是工農民權獨裁？

#### 什麼是蘇維埃政權？

半年前的中國尚只有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統治，但現在則已有另一種空前的完全與他相反的新的工農蘇維埃政權出現。蘇維埃的勢力雖只在部份的地方發展着，還未蔓延到全國各地，但他的波浪已漸漸的擴大，已在一片一片的地方泛濫着。國民黨「以黨治國」「一黨專政」的口號聽得震天價響，但新的蘇維埃政權的澎湃聲已將他蓋住，使他聽不響。這是中國革命中最新最重要的現象。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工農暴動的成績。

此兩種政權，其性質其形式，都是根本不同的。國民黨的是豪紳地主資本家的政權，蘇維埃是工農兵貧民的政權。前者是少數剝削者壓迫極大多數被剝削民衆的政

權，後者是極大多數被壓迫的勞動民衆壓迫極少數吮血的寄生蟲的政權。他們是水火，冰炭，根本上不能永遠並存的。或者有這種政權，或者有那種政權，他們中間沒有第三種的政權。這兩種政權現在並存的在鬥爭着。暫時這種舊的政權既沒有完全死滅，則新的政權當然還不能在各地毫無阻礙的痛快的發展。至於發展的程度多部份是要看我們自己的堅決與正確的進行如何而定。

國民黨之所以現在能夠苟延其殘餘的破碎的政權，則完全是靠他竊取得的力量與金錢，完全靠工賊奸細偵探官僚政客軍閥帝國主義爪牙之幫助；他們是不要羣衆怕羣衆參加政權的；頂重要的，可以說，是因為許多軍隊兵士警察還受他們的欺騙，收買，還沒有脫離他們武力的壓迫與金錢的束縛（他們這種憑依，亦已在崩潰動搖之中了！）

如果國民黨政權還能苟延他的殘喘完全是靠金錢、強權與欺騙，則維持與發展蘇維埃政權的方法完全與他們的不同。我們的主要方法是完全依靠在人民（工農兵貧民——以下的「人民」兩字都是指此）的政治自由人民的政權與人民的信任。不僅在海陸豐紫金是如此，就是在瓊崖或宜章或汝城或茶陵或遂川或萬安等等的蘇維埃，亦都是如此。只有如此才能鞏固我們的政權與發展我們的政權。

有蘇維埃政權地方的人民是：

（一）如何獲得政治的自由？第一，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是以暴徒式的「槍殺」反動派的手段得來的；第二，各種事務不受「先知先覺」的「國府」等類機關決定而後才執行，而是完全自己決定在各自本地方由下的執行；第三，各種辦法由代表會議——蘇維埃，直接決定羣衆執行，——如徵兵廢契掘田墾分配土地殲滅反動屯積穀米印發紙幣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等等的大事，都只須蘇維埃號召羣衆，馬上有辦法去執行。

（二）如何建立自己的蘇維埃政權？蘇維埃政權完

全由工農兵貧民的革命民衆自己造成，由自己直接選舉的代表組成（無論何時都可自由的撤換他們，假使他們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時候，他們沒有特權，他們的薪俸與平常的工人一樣，甚至沒有），蘇維埃政權沒有資產階級的三權五權之分，只有一權——革命的政權，要行某事，就行某事，要定某法，就定某法。

（三）如何信任蘇維埃政權？因為蘇維埃政權是他們自己的，因為他是執行他們的意志向少數剝削者實行鎮壓而不是向自己鎮壓獨裁，因為無論何事對於他們都是公開的不是偷偷摸摸的，無論何事都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所以一般勞苦人民都信任他。

何以海陸豐農民擁護蘇維埃？何以各地工農前仆後繼的建蘇維埃？何以工人兵士農民肯以極大的犧牲為建立廣州的蘇維埃而奮鬥？何以工人農民肯自願的去當紅軍而不肯為反動軍隊領一條路，留一粒米，挑一擔水？這豈不足以證明民衆信任蘇維埃的政權嗎？我們有了這種寶貴的信任，敵人就是有再厲害的槍砲亦不中用了！

為什麼我們現在提出主要的鬥爭口號是「蘇維埃——

工農民權獨裁性質的政權」，並且需要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因為有些同志以為現在「或是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或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這可說是左的，併命「開跳車」的意見。此種意見驕視之有與脫洛斯基一九〇五年所提出的「推翻沙皇制度，工人政府萬歲！」的口號相似。不過脫氏有一貫的忽視農民（整個農民）在工農民權革命，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建設中（中農）的作用之「不斷革命」的（是他個人的，不是馬克思的「不斷革命」的理論）理論，而在中國還沒有系統的見解。現在對於上面這種意見加以討論。

蘇維埃政權的形式是否必然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表現呢？自二十世紀由俄國開始有一種新的代表議會制度起而代替了十九世紀盛行的資產階級議會制，而有急起直上的趨勢。這種議會制就是蘇維埃制度，如在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直上發展時期立憲與議會制成為政治活動的中心，則在二十世紀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死滅與世界革命的時期——蘇維埃制度則成為主要的政治鬥爭的目標。在以前有君主立憲與民主立憲之分，名義上議會是全民的

，實際上是地主資產階級或純資產階級的工具，而其主要的階級力量是資產階級。現在則有工農民權獨裁制的蘇維埃，有無產階級獨裁制的蘇維埃，其主要的階級力量是無產階級。在以前全世界有議會運動，在現在則有蘇維埃運動。這是新時代的國際趨勢與產物。由此可知蘇維埃不一定在歐美無產階級發達的國家才可以有，就是在亞洲，數量上無產階級不十分多但有廣大農民運動的亞洲，亦可以有蘇維埃政權，並且亦是必須的。

列甯說：

「在半封建制度束縛之下的農民，亦能很好的接受蘇維埃組織的意義，而且實際上去實行這種組織。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受商業資本的剝削，並且受封建諸侯及封建式國家的剝削，能夠運用這一工具，運用這種組織，於他們自己的環境之中，——這是很明顯的。」

實際上亦可證明這種情形。俄國現在的制度是蘇維埃，德國與國有過蘇維埃，在中國現在亦有蘇維埃。俄國現在蘇維埃的「精義」當然是「無產階級的獨裁」，但

整個蘇維埃的「精義」却不僅限於「無產階級獨裁」。除此之外還有「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民權獨裁」的「精義」。俄國之有蘇維埃不僅自現在才有。正式的政權之存在已有十一年，就其歷史說（不連巴黎公社，光從俄國一九〇五年算起）已有二十三年了。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裏，就有工人蘇維埃與兵士蘇維埃（當然不僅是無產階級的成份，大部份還是農民的成份）的出現。當時列甯說：「這是新的人民（註：當時他指的人民主要的是工農，顯然在一九〇五年不能光指無產階級）政權之萌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時，也有工農兵的蘇維埃，此時的蘇維埃性質顯然是工農民權獨裁性的蘇維埃而不是無產階級獨裁的蘇維埃，因為還未到十月革命。就在十月革命後至一九一八年夏季，蘇維埃政權已經正式成立了快一年，照形式上講，蘇維埃政權應是無產階級獨裁的了，但實際上照列甯的意思，還不是的，而還只是工農民權獨裁的意義。不信可以拿底下列甯的一段話作見證，他說：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我們與全體農民奪得了政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二期

權。農村中的階級鬥爭既沒有發展，所以這次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我已經說過，只有一九一八夏天才開始在農村中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如果我們不會維持此革命，則我們的工作是不中用的。」

「與全體農民」「資產階級性的」「只有在在一九一八年夏……」這是說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一八年夏天的革命，性質還只是最徹底的工農民權革命性質，則此時唯一的蘇維埃政權，當然亦是工農民權獨裁的性質了。

再從中國說，中國有正式的蘇維埃政權自海陸豐起但是在以前的省港罷工委員會及湖南的農協等等，實際上已是工農蘇維埃的性質，已起工農政權作用，不過那時還沒有自覺的把他看做蘇維埃罷了；他是工農民權獨裁的萌芽，現在看來是很明顯的了。至於現在各地的蘇維埃那更不用說是工農民權獨裁的性質了。

從這些例中，可以看出「蘇維埃的精義」不僅在「無產階級獨裁」，此外，還有「工農民權獨裁的精義」。

現時最受廣大羣衆歡迎，最能使羣衆了解，最能團結組織羣衆在無產階級週圍的口號是：「四不」「分配土地」

「反對軍閥混戰」「打倒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建立工農兵貧民的蘇維埃政權」「八小時工作制」等等，這些口號的內容，顯然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澈底民權主義的。這就是現時農民所以能與工人共同獨裁的基礎。

現時客觀的主要革命任務，是解決土地問題，現時所謂參加革命的羣衆除大城市的工人外，其餘佔最大多數的是農民（全體的）手工工人店員及一般貧民。因此中國現在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也不是簡單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革命（因為資產階級反動了），而是最廣大最澈底的工農民權革命。這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不過是農民資產階級性的（與簡單的資產階級性有很大的區別）。

這是一種什麼革命呢？無產階級應當怎樣認識他？列甯論俄國的工農民權革命是這樣的說：

「他（註：這種革命）不經過許多革命發展的中

間階段是不能動搖資本主義的基礎的；弄得好，可以澈底的有利於農民的重新分配土地，實行完全的澈底民權主義，從根本上剷除亞洲式野蠻奴隸的痕跡，不僅在農村中如此，工廠生活亦應如此。」

我以為在中國弄得好還可以把帝國主義剝削的基礎與連繫打斷。

中國的無產階級應當贊助此澈底的民權革命，應當毫不畏懼的去贊助那縱然是資產階級性的勞動農民（富農）的激進的革命的趨向，去反對封建餘孽，反對民族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但是「隨時隨地不要忘記自己階級的特性與自己消滅資產階級的階級目的」。隨時隨地不忘向農村無產階級（雇農）及窮農佃農解釋將來與這種富農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向他們解釋真正社會主義的目的，與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平均地權分配土地的幻想是不同的。

（未完）

## 我們的死者

本報自開此一欄後，承各同志投稿，至今此類稿件堆積如山，這亦可見這一年來中國白色恐怖之駭人聽聞了；但因本報篇幅有限，不能完全將所有稿件登載出來，這是要求讀者及投稿未登諸同志原諒的。在這類稿件當中，有些簡直是血和淚寫成的，使人不忍卒讀！

雖然這類稿件堆積甚多，但我們覺得仍未普遍，仍然是「掛一漏萬」。本來，這一年，在白色恐怖底下犧牲的革命志士不可以屈指數，一個個的哀悼，當然是寫也不勝寫的。可是我們仍然希望讀者多多投稿，以表我們後死者的哀忱於萬一。這些稿件如果本報來不及登載，不久將來，可以連同登載的各篇，彙印單行本，以為我們的死者的永久的紀念。現有的稿件，我們除擇要每期登出外，也是這樣的處置。

### 革命黨人的一個好模楷——張寶泉同志

記者

張寶泉同志的死，壯烈極了！

反動的國民黨軍閥加於張同志的刑罰，慘酷極了！

張寶泉同志陝西人，自俄國回來後，即在上海工作將近三年。他的誠實，他的耐勞，是認識他的同志，所衆口一辭的稱讚的。今年三月間，兩湖大捕殺共產黨人時

，他聽見有些同志被捕酷打成招，供出黨內秘密的，他就對我們說：「如果我被捕，我是無論如何受非刑拷打，甯死不肯洩露黨的祕密的」。他的話，不意竟成了讖語！一個月後（四月十六日），亦農同志被捕之後一日，他在上海康腦脫路被捕，當時他身上攜有黨的重要文件甚多，帝國主義的公共租界捕房認他是一種「奇貨」，要從他口中迫出黨的種種祕密，所以他在租界即受非刑，捕房用

懲治盜匪的所謂「九尾貓」一種慘酷的「科學的」刑具（即皮肉極痛苦但生命絕無礙的一種刑具），將他私行拷打，但一點秘密都得不到。反動的國民黨軍閥錢大鈞，聽說有這一個「奇貨」在捕房，急急欲引渡過來，但三番五次捕房都不允許，最後，聽說還是反動的國民政府外交部交涉，才引渡到中國的官廳去。讀者知道，這自然不是捕房的「人道主義」，而是想從張同志口中得到黨的祕密，作更大的白色恐怖的工作。

張同志被引渡到龍華後，受到更殘酷的刑罰，因為龍華沒有「科學的刑具」，沒有「九尾貓」，只有亞洲式的極野蠻的極殘暴的刑法。張同志受盡了一切慘刑之後，仍然是一點秘密也不肯供出來。惹得這班吃人肉的野蠻的惡獸火起，在最後一次拷問時，竟以二百重棍七響盒子砲三把刺刀將張同志活活的打死了！

張同志之死，上海各報一個字沒有記載！

像張同志那樣壯烈的死，像他那樣受慘酷的刑罰，而一點秘密不肯供出來，中國共產黨的黨員是處處有人的，兩湖廣東江西北方等……可以驚風雨而泣鬼神的共產

黨人之死，都給反動的國民黨政權及其新聞政策所掩沒不彰了，這些反動派反造作謠言，以污蔑這些死難的同志！張同志就是這些壯烈的忠實的共產黨人的代表，他是革命黨人的好模楷。像他，才是一個好的革命黨人！

張寶泉同志之死，將隨中國無產階級之奮鬥而不朽！

### 悼我們的死者——葉文龍同志 德風

在階級鬥爭劇烈的時期，在工農暴動奪取政權的當中，我們勇敢有力的同志——葉文龍犧牲了！

葉文龍同志是死於殘酷兇狠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之手的。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廣州暴動失敗後，為收拾退出廣州的農軍並指揮北江農民繼續擴大暴動，他受黨的命令往北江負責指導工作，在中途被清遠縣民團捕獲，送縣城槍斃。臨刑時他沿途唱國際歌，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打倒帝國主義」，「工農兵暴動殺盡一切反動派」等口號，慷慨激昂，毫無畏色。

葉文龍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忠勇戰士，是工農階級的領袖，是資本主義封建社會的叛逆，是革命隊伍中的急先

錄。他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加入黨，對於黨的工作有長足的進步，由支部書記而部委書記，而區委（現改省委）秘書，而中央特派員。他在五卅運動中當滬學聯合會廣宜傳代表，鼓動工農羣衆參加反帝鬥爭。五卅後當上海瓊崖新青年社代表返粵，在廣州負工運工作，任全國總工會幹事，領導省港工人的經濟政治鬥爭，得到不少的勝利。次夏改負農運工作，任廣東省農會特派員，領導清遠十餘萬有組織的農民與豪紳地主階級作劇烈的鬥爭，指揮數百武裝農民與豪紳地主階級的爪牙——民團血戰數日夜。結果，以文龍同志的英勇果決的精神和農民勇敢猛烈的衝鋒，遂把民團擊敗，使豪紳地主階級不得不俯首聽命而屈服於農會的賠償道歉……等條件之下。廣州四月十五日的屠殺後，民團以三千元賞格購緝文龍同志，他乃領導北江武裝農民千餘人北上，經月餘艱困的跋涉，始抵武漢，後交葉挺收編爲革命軍，他改當湖北農民講習所教務長。他是一個士官家的子弟，他是一個所謂東南最高學府的東南大學學生。在資本主義封建社會的組織之下，人們心目中充滿了金錢，名譽，虛

榮的思想，而以他的環境和地位，本不難造成一個高等華人而達這種目的的。但他根本否認舊社會有繼續存在的可能；他對於舊社會的倫理道德觀，極端反對；他對於一般狗彘攢營的蟲豸，特別鄙棄；他脫離家庭，他放棄學校，他不顧一切而從事於「暴徒」的工作——最下層的工農運動。他是一個感情豐富的青年，對於工農的痛苦，有極大的同情。在工作中他那如火如荼的熱情，而鬥爭時他那衝鋒陷陣的精神，得到工農羣衆的擁戴和同志的尊崇，「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是他時常引以自勉和鼓勵同志的遺訓。

文龍同志死了！他的英勇果決的精神，是我們後死同志的規範；他的「深入工農羣衆」的遺言，是我們工作的軌道。

文龍同志死了！一般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自以爲槍斃「暴徒」了，可以高枕無憂了，可以彈冠慶幸了！然而我要警告你們——豪紳資產階級：你們不要過於狂喜呵！文龍雖死，而千萬的工農羣衆正在勇猛地奮起，他們——工農爲替領袖報仇，爲謀階級解放，將實行紅色恐怖

來答覆你們的白色恐怖啊！

後死的同志們！文龍同志死了！用不着我們以眼淚來哀哭他，我們要以赤血來作奠祭他的敬禮啊！我們

舉起革命的紅旗，荷槍實彈掃蕩敵人，衝鋒！前進！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 讀者的迴聲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超時代」的嗎？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上略）對於去年八月以後的新決議，所謂中國革命運動新階段中的新政策，因為至今還未窺全豹，故不敢遽下什麼臆意。但從近數月來C P行動所表現，及多少舊遊朋友傳來的零星碎聞，與夫從日本方面得來的出版物，間有關於中國C P的述評，及由莫斯科轉譯而來的論文與消息，略為得些真相。固然是和反動派所造的種種謠言，所謂殺人放火政策，屠殺政策等等，迥然不同。然我個人還是不能十分了解，還是懷疑着C P最近的新政策，仍是超過時代的政策，仍是俄國反對派脫洛斯基等去年四

月以前所主張的政策，不過在辯證法方面，略有些變更其形式而已罷了。中國革命運動，已經千真萬確地發展到了第三階段了嗎？中國的無產階級，真是到了應該完全離開其他一切階級單獨幹去的時期了嗎？無產階級長成了可以獨立，與無產階級應該離開其他階級單獨幹去，是一樁事，還是兩樁事呢？中國革命運動的近況，固然是和俄國革命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有多少相像，然只限於有多少相像，并非完全相同；然是否已經到了俄國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時期一樣呢？中國無產階級的主觀力量，和中國現在的國際和國內的環境，是否與俄國一九一七年的時代有多少相同呢？這幾個重要問題，時常縈於腦際，不容易得到一個完滿的解答。三個月以前，曾要求

送到莫斯科，找得個好機會，去請教那些世界革命的領袖們，然而這個企圖終成畫餅充饑了。現在刺骨橫喉不吐不安，因此不得不轉而請教諸兄——中國革命的領袖們！

據斯達林同志去年八月一日在莫斯科歐戰紀念日的演說，內有中國的報告一段，其中關係中國革命的新階段，有謂「中國C P黨員由三千至五千增加至五萬至六萬，有組織的工人有三百萬，有組織的農民有數千萬」云云。

這等材料，就是決定中國革命運動發展到了新階段中之新政策的根據。但是這種數目字，是否確實呢？是否不用折扣呢？如果定價十分公道，真正用不着折扣，我沒有什麼話可說；如果還要折扣，那就是十分危險了。因為拿一種折扣的主觀力量去決定一種支配客觀問題的 new 政策，却容易發生不正確的危險哩！又據布哈林同志去年十一月在聯共大會演說關於第三國際中國問題決議案的報告，謂：「中國C P人數三萬五千至四萬，內包含有C Y一萬五千」云云，和斯達林同志所報告的數目字，爲什麼相差至如此之遠呢？布哈林同志對於有組織的工人和農民的數目字，雖然沒有報告，或者是得不到正確

或近似的統計，故暫付闕如；然細核斯達林同志所報告的數目字，一定要打很大的折扣的。供給這種折扣的材料，到底應該歸誰負責呢？

斯達林去年八月一日的演說，又謂「中國革命是否到了如俄國一九一七年的時期，這個問題，尚不敢斷定，還要保留」云云。中國C P最近的新政策，是否很肯定的認中國革命已到了如俄國一九一七年的時期呢？但最近C P的行動所表現，似乎很像是肯定的認中國革命運動已發展到了俄國一九一七年一樣，而且已經到了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時期一樣了。俄國多數黨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始拒絕與其他一切政黨合作，單獨領導工農羣衆，奪取政權，建設蘇維埃政府，中國C P的新政策，恐怕就是這樣了。如果我猜得不錯，那末，中國C P的新政策，與斯達林同志所謂尚須保留這句話，比較起來，是否有超時代的危險？如謂斯達林同志的演說是在去年八月一日，而中國C P新政策之決定，是在去年十一月，在這幾個月中間就是保留時期。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異常急激，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機，稍縱即逝！這樣說法，在形

式的邏輯上盡可以說得通，然在辯證法上來說，那就要發生疑問了。中國現在所具備的革命條件（主觀的客觀的）和俄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時期所具備的革命條件，到底是否相同或是有多少相同呢？這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

如果中國現在所具備的主觀客觀的條件，和俄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時期是一樣，那中國C P的新政策，是完全無錯誤的，在我個人當然誠意接受。若沒有充分證明以前，我個人私見還是承認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階段，還是和俄國一九〇五年以後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有幾分相同。在這兩階段當中應該怎樣呢？無產階級政黨獨立起來是應該的，奪取和鞏固革命的領袖是應該的，領導工農羣衆與一切反動勢力死戰是應該的，因在事實上不得不公開的退出國民黨，是可以的。但俄國多數黨在一九〇五年以後一九一七年以前，仍是繼續不斷的與其他政黨合作，就是和少數黨也曾開過好幾次聯席會議，絕對不拋棄城市和農村的小資產階級，而積極的領導他們參加反對沙皇的反對封建的聯合戰線。這都是中國C P現在所應

該認爲最可寶貴的經驗。不錯，國民黨那幾個反動的領袖盤踞之下，屠殺工農，屠殺民衆，真是等於反革命的集團，當然沒有合作的可能。但我們要認清楚國民黨不是整個的黨。國民黨裏的黨員羣衆尤其是下層的進步份子，一樣的受屠殺，受壓迫，對於他們的反動領袖，憤恨，仇視，反抗，要打倒他們，要槍斃他們，這種心理，也和我們沒有兩樣，不過因爲沒有好組織，以致異常渙散，沒有好的方法表現他們的能力，實行他們的決心罷了。

現在更簡單談一談國民黨問題。在C P方面早已提出了打倒國民黨標語，或者對於這個問題，很不樂聞。但是布哈林同志去年十一月演說當中，也有說：「國民黨的左派下層黨員，應該聯合起來，反抗他的上層反動領袖」。又說：「國民黨應該提出再改組的口號」。在布哈林同志的意思，似乎不同意於打倒國民黨的標語的。而且布哈林同志這幾句簡單的話，似乎已將國民黨裏的革命份子的正當出路，完全指點出來了，而且在中國革命運動的正當軌道和出路說來，也有很大的價值。（下略）

譚平山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一日

平山先生：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將先生的信交給本報，囑將信中關於政治意見的一段摘錄出來在本報發表，并囑本報代為答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雖然三月初就已將先生的信交來，但因種種障礙，本報停刊了多時，故延至今日始能將先生的信在本報發表并加以答覆。

先生來信中，最重要的意見，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政策，是「超時代的政策」。為甚麼是「超時代的政策」呢？先生在信中並未明確的具體的指出理由來，我們歸納先生的意見，彷彿是：先生認定中國革命還在俄國革命一九〇五年以後至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的階段，並未到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階段；而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政策，乃是俄國共產黨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政策，因為中國共產黨拒絕與其他政黨合作，單獨領導工農羣衆，奪取政權，建設蘇維埃政府，使中國無產階級完全離開其他一切階級，單獨去幹。先生的理由，或許不像我們上面歸納的那

樣簡單，或許還有別的更充分的理由，但先生信中並沒有說，我們無從知道，祇好就上述的理由來與先生討論。

首先我們應該答覆先生的，即先生所認為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政策是「超時代的政策」之理由，不能成立。第一，因為中國共產黨從來并未認為中國革命已完完全全到了俄國革命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階段；第二，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絕對不是使中國無產階級完全離開其他一切階級單獨去幹。

先生信中喜歡提起「辯證法」，雖然引用起來有些模糊，但因為先生喜歡引用，所以我們他拿「辯證法」來與先生討論這個「超時代」的問題，諒來先生是不會不明白的。

中國革命是否到了俄國革命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階段？這個設問，是要拿辯證法來解答的。說是，也是錯誤；說不是，也是錯誤。我們應該說是的，——在政權形式上看來，中國革命已到了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階段；不是的，——在革命性質上看來，

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任務還未完成，還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如十月革命一樣。中國共產黨就是如此的認識中國革命。他的政策就是以這種認識為根本的出發點。他絕對不認為中國無產階級應該完全離開其他一切階級而單獨幹去；恰恰相反，他認為在此中國革命的新的階段（蘇維埃革命的階段）中，無產階級更應該密切的與農民階級兵士（失業的農民）及貧民聯合起來，儘可能的影響小資產階級及一切中等份子，為工農兵蘇維埃政權而奮鬥。中國共產黨最近半年來在農民中工作的緊張，是誰也承認的。先生何以說是：無產階級完全離開其他一切階級而單獨幹去呢？或者是先生將工人和農民通通算作一個無產階級，或者是先生以為農民不算作一個階級，不然就是先生腦筋中的中國社會階級分析，簡直把農民忘記了。

先生看見中國共產黨「拒絕與其他一切政黨合作，單獨領導工農羣衆，奪取政權，建設蘇維埃政府」，便以為這是俄國共產黨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政策

，——先生這種論斷，祇看形式，不顧內容，也太落於「形式邏輯」，「在辯證法上」也是有疑問的。不錯，中國共產黨現在是單獨的革命，不和其他政黨合作，同俄國共產黨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一樣，但中俄兩黨的政策相同的祇在友黨背叛反動以後不得不獨立擔負領導革命的一點；而整個的政策并不相同，不能因此便以為中國共產黨的策略是「超時代」的。與友黨合作的條件，必須這個友黨多少有革命傾向，或至少不是公開背叛的反革命的政黨，譬如俄國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之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以及中國四一二及七一五以前之國民黨。俄國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到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已經公開的背叛革命屠殺工農，這時，俄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就老實不客氣的，與這些「友黨」宣戰，而「單獨的革命」了；同樣，中國國民黨，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後，無論右派和左派，也都已經公開的背叛革命屠殺工農，這時，中國共產黨當然要老實不客氣，與這個友黨宣戰，而「單獨的革命」。假如先生認俄國共產黨當

是時的政策不錯，並不是「超時代」的。到了這些「友黨」已經公開的背叛革命屠殺工農以後，還認為友黨，還與之「共同革命」，這自然不是「超時代的政策」，這乃是賣命革賣階級的政策，說好聽一點，這也是「時代落伍的政策」。

總之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政策，恰好是適合時代要求的政策，絕對不是「超時代的政策」。

先生來信的主要之點，關於「超時代」問題，已經答覆了。現在再拿其他幾個問題來答覆幾句。

第一，俄國反對派的中國革命政策問題。關於這一點，先生認定，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政策是俄國反對派的政策，「不過在辯證法方面，略有些變更其形式而已」。我們不知道，先生怎樣了解「辯證法」，所以不曉得先生究竟是說中國共產黨現時政策與俄國反對派的政策相同，還是不同（本來既然說是「在辯證法上」不同，那當然就是不同）。但我們可以答覆先生：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政策是與脫洛茨基派的政策不同的，脫洛茨基派政策的根本錯誤，仍然是脫

洛茨基歷來的錯誤，即輕視了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政策，絕對沒有這個錯誤。但關於這兩種政策之差異，自然不是在這封覆信中可以詳說，我們準備專篇論文來解釋這個問題。

第二，統計數目問題。先生說，斯達林和布哈林同志在莫斯科報告關於中國革命的統計數目不正確，先生并問這種不正確的統計數目的供給，要誰負責。我們的答覆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由三千增至五六萬，乃是事實，去年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時的組織報告，確實是根據事實作如此的報告，當時并有數種圖表，表示黨員數目增減及成份變化十分詳盡。有組織的工人有三百萬，有組織的農民有數千萬，這也是事實。去年上海暴動時，上海總工會領導下的工人就有八十萬，其他粵港武漢京津及各地產業或手工業的有組織工人，統計起來，三百萬人數并不誇大；至於農民則廣東兩湖農民運動最高度發展時，在農民協會組織下的羣衆，的確有數千萬人，并非虛語，祇要是參加過去年農民運動的人，就可以相信。

但先生否認這些數目，足見先生去年參加中國革命運動時太不注意這些統計上的「小事」了。至於說布哈林的報告和斯達林的報告，關於中國共產黨黨員數目多少不同，相差至二萬，但先生須知：後者報告是在去年十一月，前者報告則在去年八月，這個期間正是全國大反動時候，共產黨員人數之銳減乃是必然的事，即如先生自己亦是在這「二萬人」的數目中減去的啊！先生又根究供給材料的責任問題，那我們以為這些統計上的數目，是斯達林同志根據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的，那時先生還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中央委員，在第五次大會上先生還是主席團裏一個重要人物，假若這些統計數目的供給不確實，那我們以為先生自己應負一部分很大的責任！

第三，國民黨問題。中國共產黨去年九月已經正式決議放棄一切與國民黨聯合的企圖，廣州暴動後

并已公開宣佈國民黨為中國人民的公敵。這些自然都是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的。這是萬分正確的政策。國民黨已經完完全全變成帝國主義及豪紳封建軍閥資產階級的走狗，他本身已是十全十足的反革命的工具，毫無一點革命的作用了，并且也沒有方法使他再起一點革命的作用了。我們從前祇認為國民黨是一種國民革命的政治聯盟，是一種特殊的政權形式，現在時代已經不同，這一種政治聯盟這一種政權形式，對於革命已不適用，代之而興的，乃是蘇維埃。據先生說，國民黨員有些還是革命的，我們不否認先生的話，但如果革命的國民黨員，要找他們的出路，他們不應該去復活或者改組國民黨，而應該走到工農兵蘇維埃的革命路上來。這才是這些尙保存有革命作用的國民黨員的出路！

記者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